

戴安澜：永远振翅的“海鸥”



“海鸥振翅，展鸿鹄之志；一座江城，愿听天下风雨声……”长江之畔，记者在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中学的校园里听到这样一首校歌。歌声唱给“江城”走出的抗战名将——戴安澜。

戴安澜自号“海鸥”，芜湖无人，毕业于黄埔军校，曾参加北伐战争。抗战期间，他在台儿庄战役、武汉会战、昆仑关战役中屡建战功。

1942年初，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。戴安澜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，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在同古展

开血战。他带头立下遗嘱：只要还有一兵一卒，亦需坚守到底。如本师长战死，以副师长代之，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……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，誓与同古共存亡。

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，200师以牺牲800人的代价，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，歼灭敌军4000多人，俘敌400多人，予敌重创，打出了国威。

不久之后，部队遭遇敌人袭击，戴安澜身负重伤，在距祖国只有100多公里茅邦村，38岁的“海鸥”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，永远闭上了双眼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反攻！反攻！祖国万岁！”

戴安澜将军追悼仪式在广西全州举行，毛主席亲笔题赠挽词。抗战胜利后，戴安澜的灵柩迁葬回芜湖。“随戴将军一起‘回来’的，还有安澜工业职业学校，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。”芜湖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毛红说，学校还有个名字，叫“安澜中学”。

走进无为市洪巷镇东溪社区风和村，一座青砖黑瓦的民居映入眼帘，这里是戴

安澜故居，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、照片和部分勋章等。

“1904年，戴安澜在这里出生，后来不断学习、成长，走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。”洪巷镇干部戴茂标是将军的后人，他告诉记者，戴安澜因身体瘦弱落选军校，而后刻苦锻炼，终于成为了黄埔3期的学员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改名为“戴安澜”，自号“海鸥”。“以名言志，安邦定国，搏击风浪。”戴茂标说。

故居不远处，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，相传戴安澜从树下经过，走向革命，如今成了游客的一处怀想地。

村民告诉记者，戴安澜不仅是教科书上的英雄，更是亲切的家乡人：他爱唱戏，擅长旦角；他重视教育，亲戚在家乡创办仁泉小学，他带头捐钱；他有情怀，为儿女起名“覆东”“靖东”“澄东”“藩篱”，寓意安定东方、保家卫国；他倡导新式婚姻，与夫人无比恩爱，却在家书中写下绝笔：“现在孤军奋斗，决以全部牺牲，以报国家养育。

为国战死，事极光荣……”

如今仁泉小学依旧书声琅琅，老枫树被画进校徽，一只只海鸥绣在学生胸前，安澜的名字挂在了书屋上。“海鸥是将军，也是我们。”一名学生说。

芜湖市区风景优美的赭山上，安葬着戴安澜的遗骨，常有祭扫的市民献上鲜花，表达对英烈的敬仰和追思。

在“江城”很多地方，都能找到海鸥和安澜的“踪迹”。安澜路上车流如织，安澜桥见证长江奔流。海鸥贴在芜湖二中的浮雕墙上，也悬挂在校史馆的屋顶。毛红告诉记者，学校建设体现戴安澜事迹的校史馆，把戴安澜的精神融入校训，学生成立各类社团，将他的故事改编为话剧，用青春的方式继承英烈遗志。

在她以及很多芜湖人看来，枫树下飞出的那只“海鸥”，早已化作万千形态“回家”：一座桥、一条路、一所学校、一群水鸟……这便是英雄最恒久的生命。

新华社记者 陈诺 屈彦

黄振亚：枪林弹雨中的琼崖抗日脊梁

海南岛西北，一方灰黑的火山岩砖静静躺在一个离海不远的村庄空地上。这是被熊熊战火吞噬后，抗日英烈黄振亚曾经的住所遗留下的唯一印迹。85年前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黄振亚，在一场与日寇的遭遇战中，血洒乡土，结束了短暂而壮烈的一生。

黄振亚，190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新坊井村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七七事变爆发后，儋州地区（时称儋县）兴起抗日救亡运动。时任中共儋县县委委员的黄振亚深入渔港和乡村组织宣传抗日救亡，并发动组建抗日武装队伍。该武装力量后并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。

1939年4月，日军在汉奸引导下入侵儋县，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5月11日，国共联合武装力量计划在儋县黑岭伏击日军，不料日军突然增援，对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游击队实施反包围。枪炮声越来越近，黄振亚得知战况后，带领指战员迂回疾行到敌人背后奇袭，不但冲垮了日军阵地，还将其切割成数段，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。天黑后，日军残部狼狈逃窜。黄振亚之名从此威震周边日军。

约一个月后，日伪军大举进攻儋县抗日村庄。时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的黄振亚率大队驰援，猛烈攻击日敌后背，再次将其打得溃不成军。撤退前，日

军向黄振亚所部施放毒气。在部分人中毒后，他仍率其余战士英勇向前，最终日军仓皇撤离。

1940年4月初，35岁的黄振亚协助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工作，赴儋县组建第六大队。他率领20多名干部、战士和军械工人途经儋县东成抱舍墟时，与日军相遇，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牲。

烽火连天的岁月已远去，黄振亚的抗日救亡事迹一直为后世铭记和传颂。2014年9月，黄振亚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

如今，英烈精神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。在琼崖抗日脊梁黄振亚的影响下，村

民积极参与家乡建设，让这座曾经历尽苦难的村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：简陋的砖瓦房换成了一栋栋小洋楼，坑洼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，纵横交错、整洁顺畅的街道焕发着新气象。

当地还先后为黄振亚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及配套工程，描着黑底金字的石碑在树林掩映下显得格外庄严。

在黄振亚烈士纪念碑前，前来祭拜的人群鞠躬并敬献花束。“缅怀革命先烈，传承红色基因，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不畏艰难，勇当先锋！”一名年轻党员说。

新华社记者 陈凯姿

淞沪战场今安在

7月7日，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上奏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肃立默哀，敬献鲜花——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。

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所在地，曾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（又称淞沪会战）的主战场之一。这座纪念馆记录了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的悲壮往事，也呈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14年抗战的卓绝历程。

纪念馆向南20公里开外的上海虹口，有八字桥、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等抗战地标。两次淞沪抗战中，这些交通要隘均为敌我殊死搏斗的必争之地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上海闸北，中国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、军长蔡廷锴率领下奋起抵抗，于八字桥等地迎头痛击侵略者。

“尽管敌我实力悬殊，特别是军械型号、质量差距甚远，但十九路军打出了中

国人的士气，这是上海这座‘英雄之城’值得铭记的光辉一页。”1932年一·二八淞沪抗战将领后人、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沈坚说。

一·二八事变后，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侵略者，后来日军偷袭浏河登陆，中国军队退守。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。

1937年8月13日，又是在上海虹口八字桥及周边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再度挑衅，淞沪会战打响。

淞沪会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场大型会战，这场殊死较量历时3个月。最终，中国军队不仅粉碎了侵华日军“3个月灭亡中国”的狂妄计划，也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。

会战打响后，第88师264旅担任主攻。旅长黄梅兴是一员勇将，早在一·二八淞沪抗战时，他就曾带领一个团的官兵与日军血战两天两夜。重返淞沪战场，他率部连续冲锋。突然一发炮弹在其身侧炸

响，他腹部被击中，当场牺牲。黄梅兴的英雄事迹传到南京，也传到延安，燃起人们胸中的烈焰——救亡图存，只争朝夕。

至1937年8月下旬，随着日军增援部队在上海宝山罗泾镇小川沙等地登陆，这场艰苦卓绝的会战，从城市街巷的围攻战，演变为主力决战。“坚守宝山县城的营长姚子青，率全营六百壮士与敌周旋7日，击退侵华日军海陆空轮番袭击，终寡不敌众，几乎全部阵亡。牺牲那年，姚子青仅29岁。”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孔祥俊说。

今天，“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”石刻纪念碑与宝山古城墙遗址相互辉映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之位于同一片纪念公园内。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，这里每年有逾30万名参观者前来瞻仰。

在纪念馆常设展中，巨幅相片震撼心灵——日军轰炸后的废墟中，一个中国娃娃在啼哭，仿佛诉说着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的深重创痛。

“废墟中‘中国娃娃’的形象，与后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‘八百壮士’形象，瞬间‘点燃’海外舆论，支持中国打赢正义之战的国际声浪也越发强烈。”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说。

一组数据显示，中国投入淞沪会战的70余万兵力涉及70多个师，官兵籍贯覆盖大半个中国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医等纷纷投入抗战大熔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日军轰炸上海老城厢后，中国共产党坚持在上海当地发展党员和士兵，陆续向根据地输送数千名生力军。

沈坚感慨，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淞沪前线“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”，各路将士响应抗日御侮、共赴国难的号召，舍家为国、百折不挠、前赴后继、团结奋战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血性和气魄。铭记历史，才能更加懂得珍惜当下。

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贾远琨 狄春